

大學衍義補

自百四十五
至百四十七

仁12

76

56



門仁
號 76
卷 56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五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潛進呈
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慎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

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柔寬而遠能

習之邇惇厚也德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難拒絕也任人包藏凶蠻

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

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孫覺曰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有長策成筭以厭伏四夷然其言專以難任人為本蓋任人處內則主聽眩主聽眩則任使不明忠邪雜進雖有智勇安所施任人放遠則智者竭其智勇者獻其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慮哉。

臣按地有內外勢有遠近人有華夷人君為治先內而後外始近而終遠內華而外夷然必內者脩而後外者治近者悅而後遠者來華人安而後夷人服苟吾德之不脩食之不足君子不

用。小人不遠則近而在吾之內者有不脩矣。內治之不脩而徒外夷之攘難矣。是故王者之馭夷狄以自治為上策。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朱熹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矣。

臣按上文所謂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

之欲是即無怠無荒之實也。夫人君儆戒於宮闈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國都之內，何預於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謹，萬事為之廢弛。一言有失，四方為之傳播。是故自古鎮服夷狄之道，不在於邊鄙而在於朝廷，不在於羗戎而在於臣庶。內政既脩，外患自然不作。華風既盛，夷心自然歸仰。雖以舜太聖人，而伯益猶以怠荒為戒。良以一人無怠荒之失，則四夷有歸往之誠。外無邊患，則內有善治。而吾華夏之民，得以相生相養，而吾君享安富尊榮之樂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

也。而猶切切儆戒如此。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乃欲生事四夷，而為其臣者不敢輒出一言。或者又從而從史之，其臣可謂不忠矣。而其君亦豈智者哉。

讀二帝三王之書，孫吳兵法無所用之。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佐也。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俱明白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也。俞班還也。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文命也。舞干盾也，羽于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有苗格。至也。朱熹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民猶不聽服也。是時益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

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脩其德也滿損謙益卽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于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卽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

陳櫟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贊禹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者若就戰伐言之小國若能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則必得大國賓禮之益不然負其強固侮慢自賢則大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謀動于戈所損多矣大國若能包含徧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國賓貢之益不然恃其衆大非禮侵陵則小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肆其蜂蠆之毒豈得無損哉若是者卽易所謂虧盈而益謙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體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

大學後義補 卷五十五 四
天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興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底貢

厥獒犬高四尺太保召公爽也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武王克商之後威德

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

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

於開四夷斥大境土

臣按德而謂之慎者蓋兢兢業業不敢有須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歸之明王者蓋人心虛

靈不昧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烏知所慎

哉德昏而不謹則雖宮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

或有以致其怨京輦之下百官庶姓之衆或有

以激其怒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遠而能得

其來賓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

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當何

如而用功太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魯頌曰翩彼飛鴉惡聲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桑實懷我

好音憬覺悟也彼淮夷來獻其琛寶也元大也龜尺二寸象齒

大賂遺也南金

食井而音

大學行義補

卷五十五 慎德懷遠之道

九

大曹居貞曰。傳曰。桑黷其甜。鴟鴞革響。是知鴟食桑黷。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黷。鴟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臣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為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禱願望耳。雖然。學校者。脩崇教化之地也。教化脩。則義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

君
夷狄亦擇

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澗。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臣按。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可見周之德格乎天。由是觀之。可見人君一身。天人之主。幽則有以通乎天也。遠則有以通乎夷也。吁。

人君居穆清之上。夷狄處遐荒之外。穆穆之容不可得而見。而惟驗之於蒼蒼之象而已。然則膺

天命而主宰華夷者。可不思慎德以格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以文辭。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太畢伯士戎之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也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

幾危也頓敗也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言其立性淳樸。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純專固一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嗚呼。損億兆之財。棄千萬人之命。所得不償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輕我中國。不復朝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損。又不但財而已。

無傾至于
遠人之安
而後已

論語子曰。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朱熹曰。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臣按。所謂文德者。德。即虞書惟德動天之德。文。即禹貢揆文教之文也。文德與武功對。所謂文德之脩。即內治之有條理者是也。

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宮馬武上疏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

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平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

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平購賞。諭告高句驪。烏

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繫其右。

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

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

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入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

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

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

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

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顯。更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入。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啓中興之運。悼斯民之塗炭。親拯救而撫摩之。初遣馮異入關。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還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髮動。皓白。常欲置醜。囂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務休息。羣黎而鞏固漢

業。其肯遵高祖顛沛之畏塗。蹈武帝虛耗之覆轍。而舍近謀遠。爭勝負於夷狄乎。故二將抗章北伐。詔引黃石公剛強柔弱之說。而報之。帝王之道然也。

臣按。光武此詔。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藥石之格言。

無間古今皆所同然也。後世人主有欲勤兵於遠者，尚其鑒諸。

以上慎德懷遠之道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鄭玄曰：懷，來也。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

王昭禹曰：致方貢，則遠方所貢之物。若西旅底貢，厥獒是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所謂無有遠適，畢獻方物是也。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世一見，各以其所貢之寶為摯是也。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送逆之，送往而逆來以爲之禮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設官以待外夷之來朝貢者，達之以節，則其往來關津道路之間，無有畱難淹滯之

阻。卽今給驛券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則其日用。居止餼廩芻秣。而無饑寒困乏之憂。卽今之館驛廩給。及有司餽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懷遠人也。名官而謂之懷方氏。豈無意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鄭玄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從來至去。皆爲相。而詔侑其禮儀也。

朱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若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其禮不同於中國。象胥則教之。使協於禮。其言不通於中國。則傳其言辭。出則送之。入則逆之。禮節以相接。幣帛以致。享辭令以相與。接賓曰擯。贊禮曰相。

臣按。夷狄之人。其拜揖進退拜伏之禮。不同於中國。象胥掌教之。以中國之儀。用協於禮也。夫上有所言。則象胥爲之傳導。而開諭曉說之。然

後從而譯其所言以達之于上焉

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犖犖

鄭玄曰九州之外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

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犖則蕃

國之君無執玉瑞矣所貴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

是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

方慤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

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

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

之異於此象言能做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

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

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也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

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

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黠
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
及其陳說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
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
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
也。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韃。曰回回。曰女
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
之。其就禮部試。則以蕃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
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

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
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
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
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
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
非惟失虜情。而或至啟邊釁者。亦有之矣。我
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
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
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

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孔穎達曰。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文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爲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卽位。及其君嗣立。皆來朝也。

陸佃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歟。四塞卽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

陳澧曰。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爲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爲南面。疑於君。故於北面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

臣按此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

中庸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八曰柔遠人。也。又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朱熹曰。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又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者是也。

臣按周禮秋官環人所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是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也。地官遺人所掌。邦之委積。以待賓客。野

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是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也。舊註以柔遠人爲蕃國。朱註始以爲無忘賓旅。蓋以九經之次。列於懷諸侯之上。以遠先近。非其序也。竊意成周盛時。環人遺人之所掌。在於道路之間。非特爲中國設也。則雖夷狄之經行者。亦爲之送迎焉。況九經之名。其八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謂之人。意者凡遠去其家鄉。而出於道途。以朝京闕者。皆給之歟。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行令。卽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卽王制所謂寄譯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爲漢大鴻臚卽今鴻臚寺卿。譯官。卽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歛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

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窠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謁贊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

之也。詩曰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臣按胡安國謂荀氏爲此說其知內外之旨明於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州給謀覆其人數謂之邊謀蕃州都督刺史視品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

明主讀之
戒慎恐懼
其唯是乎

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爲非宜。蓋禮儀非武臣所宜預。將乃吾國之爪牙。止可使虜聞其名。不可使虜識其面。設或有貌不揚如裴度者。中雖有智。彼惡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將。相。關係亦不小也。吁。武將且不可。况內侍乎。昔童貫初使遼也。遼人以其爲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啟其輕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鑒也。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爲簿。朝見辨其等位。諸蕃封命。則執冊而往。凡獻物。

皆各執以見。駝馬則陳于朝堂。不足進者。州縣留之。其屬有典客署令。掌四夷歸化朝貢。酋渠首領朝見者。給廩食。病則遣醫。給湯藥。喪則給以所須。還蕃賜物。則佐其受領。教拜謝之節。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貢者。既有宴賜資給。其不幸而病及喪者。亦有給賜焉。

宋設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長使。使朝見。辨其等位。以賓禮待之。授以館舍。而頒其見辭。賜予宴設之式。戒有司先期辨具有貢物。則具其數。報四方館。引見以進。諸蕃封冊。卽行其。

禮命

臣按唐宋俱有諸蕃封冊之禮。

四夷君長來朝先遣使迎勞於候館次日奉見于乾元殿設黃麾仗及宮懸大樂典儀設君長位於懸南道西北向又設其諸官位於後所司引其國君服其國服至明德門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卽御位典儀贊拜國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勞皆再拜稽首復位次引其國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儀其賜宴與受諸國使表及幣皆有儀具載開寶通禮元豐八年夏使來詔夏國使見辭儀制依嘉祐

八年見於皇儀殿門外辭詣垂拱殿

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趾次海外蕃客次諸蠻

臣按宋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啟其忿忿不平之心臣請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況人面獸心之

凡從百姓起見者其人必君子

斬臣黠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問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

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來降罷敝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為生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及黯論匈奴來降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臣切以為外夷朝貢而不為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況後世人心不古非獨中國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來者慕華向義之心固不能無然亦多有貪中國之貨物而欲以轉貨他國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為之制隨其地遠近立定年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五十五 譯言賓待之禮 三

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所遣使
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
歲聽一入貢餘令於熙秦州貿易及元豐著令
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
如此則

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
罷散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
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
而脩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

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
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
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
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下禮部看詳謹
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
大臣以謂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
恠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
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
詔從之臣切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
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乎臣聞河北權塲禁出

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臣按令四夷之好書籍者惟安南與朝鮮。朝鮮恭順。

朝廷歲時覲聘禮節無失。所經過郡縣無多。而貨買止於京師。安南入貢雖疏。然經行道路幾至萬里。沿途隨處得以市買。且宋朝書籍版本俱在國子監。今書籍處處有之。請自今外夷有來朝貢者。非有旨不得與交易。而於書籍一事尤宜嚴禁。彼欲得之。許具數以聞。下翰林院看詳可否。然後與之。

以上譯言賓待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五 終

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

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啟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

臣按先儒謂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高宗商中興之君。雖不至於聖。亦不可不謂之賢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興師。以中

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雖久用。而處之者有道。不至於罷敝中國。師雖遠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於別生他變。後世以帝王之師。為弔伐之舉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於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

其克有勳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蓋夷有
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
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
政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何
也後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軼我邊境狀賊
我生靈以故興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
誓衆則惟數有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
賢反道敗德責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
野小人在位責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棄不

保責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
責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蓋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未嘗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場
之事嗚呼此所以為帝王之師也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皇不

戎車兵車既飭整也四牡騤騤強貌載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玁狁

孔也甚也熾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沒周室漸衰八
世而玁狁見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
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司馬

功成而無
譽

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謝枋得曰：戎車曰旣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駉駉，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日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

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獫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

紀地

其第四章曰：獫狁匪茹，度也，整居焦獲，地名，侵鎬，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涇陽，言其深，織文鳥章，鳥章，鳥之章，白旆央央，鮮明貌，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道也，啟行，猶言發程。

朱熹曰：言獫狁不自量度，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一十五

征討緩和之義上

四

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王安石曰元戎十乘以律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

臣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今宣王興六月之師因獫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既直是以聲罪致討而我三軍莫不懷敵愾之心其氣安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啟行其旗旄

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為

王者之師彼區區醜虜惡足以當我之鋒哉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卻而後也四牡

既佶壯健貌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地名

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

治戎狄之法如此

臣按漢書嚴尤曰宣帝時獫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螽蟴之螫驅之而已朱熹解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以為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而謝枋得亦言薄伐者叛則伐

之服則舍之不窮追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戎狄，以吾邊境為限，越境而入者，則治之不及吾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于彼

新田。二歲曰新田。于此菑。田一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也。干，扞也。試，肄也。方叔率之，總率也。止，乘其四騏，四騏翼

翼，順亮也。路車，戎路也。有奭，赤貌。篔簹，以竹篔為車蔽。魚服，銅盾也。馬，斐

有綵也。儻，轡也。革，轡首也。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

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動而無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一十六 征討綏和之義上

臣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為中國
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寇見于
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獫狁之征六月
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采芑之詩是也說者
謂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追采芑之辭緩
六月以計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雖然時世不
同而夷狄之盛衰亦異南與北殊俗古與今殊
時強與弱殊勢所謂計與威不可以偏廢又在
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
有壯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

專則成功不難而夷狄賓服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
來鋪陳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師以伐之也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
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
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洗洗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

大學後事補 卷一百一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也。幸。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輔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主。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鬪。則。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主。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獫。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國。庶。定。而。已。庶。之。云。

者。昔。人。謂。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無。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以。遏。絕。亂。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揚。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內。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當。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也。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臣按。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此。真。老。將。諳。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已。意。以。節。制。千。

胸中已有
成算更欲
馳一決

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為法也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也塞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

少算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臣按充國謂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此有國者馭虜之法充國行兵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為將兵者持重之法

不算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擊罕口堅反其音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計度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軌據罕音 堅此以為 音其慈非 其音可字 與斤字自 別

多算

漢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非至計也先零
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闡昧之過
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
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臣按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有
先後先零首為畔逆而罕开特劫略耳劫略夷
虜之常它種皆然不但罕开也未嘗加兵於畔
逆之先零而先加兵於闡昧之罕开雖能制其
命不足以服其心况未必能乎充國自謂其議
為全師保勝安邦之策非但可用于一時真可

軌按充國
傳作安邊

作安邦恐
轉寫誤

以為萬世帝王以全取勝之法也

宣帝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辛武賢為破羌將軍嘉
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
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折疥寒寧有利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开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
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
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
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
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一十六 征討綏和之義上

十一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脇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臣按充國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虜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此數言者，真萬世守邊保圉之格言良法。

今日所當遵行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亦印亦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

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克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太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也。稠也。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臣按充國所謂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此一言者。萬世中國保治安邦之格言。國家當前勝之時。猝有兵革之變。一以是言為主。毋僥倖於一戰。

以中賊之計。張賊之威。必持重而不輕動。必詳慮而不苟進。非在我者。有必不可勝之資。而在彼者。有必不可勝之筭。斷然不輕發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張栻曰。漢將臣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

用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闡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

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
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
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耳

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
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圖
事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爲先惟全國全軍
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撫劍窮討殊鬪貪前利而不
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略此勇將也以律而出
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
常勝之兵也勃興於草野閭巷之中再鼓於奔北

敗衄之後垂亡而復存轉禍以爲福此幸勝之兵
也勇將能效搏執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
之兵可成事於一時常勝之兵可爲法於萬世充
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故先計而後戰常曰擊
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
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帝王
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爲本故曰多筭勝少
筭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
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爲萬世
法與夫不度彼已不計成敗殘兵以逞僥倖功名

者豈不相萬萬邪。

臣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蓋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已有。其所糾集者。皆一時烏合之衆。兵雖衆而人心不堅。軍資有限而餽餉或至於不繼。故乘勢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內撫人民之衆。以衆而臨寡。以大而制小。以有餘而應不足。其於寇賊夷狄。除去其害。爾非

有所利之也。況其所嘯聚者。皆吾之民。充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致禍。在我所繫者重。故其發之也不可以輕。故非萬全決勝。必不爲也。自世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逗遛爲將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爭不同。彼言各有當耳。惟充國以深遠之謀。用常勝之兵。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者也。張枋謂漢將當以趙充國爲最。嗚呼。豈但漢之將哉。臣竊以謂古今論帝王

之師者。一充國而已。何止最於將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

相反。

臣按。班固謂漢之諸臣。論馭匈奴者。不過兩科。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焉。脩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黷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然此皆視夷狄以為屈伸強弱。非帝王慎德威懷之道也。是故凡為天下國家者。必內無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合內外而一之。斯其為帝王馭遠之術歟。以上言征討。以上征討綏和之義。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六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七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草狄人逐水居而居賈貨易土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列及其罍磬
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
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
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臣按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而後

世所和之戎則是化外之人處荒漠不毛之地
者也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與疲同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弒父代立
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
闕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國
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弄假成真名為長公主以
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昏姻也。

臣按齊景公。一列國之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去聲。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爲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衆。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異類通昏姻。決華夷之防。廢徵聘之禮。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爲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

戰之將。馭戎豈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哉。蓋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遂祖之。以爲馭戎上策。夫以閨門窈窕之姿。爲腥膻犬羊之配。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者。乃忍爲之哉。蓋其慕割愛爲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佗書曰。朕高皇帝此亦不必側室之子也。棄外奉。非藩于代。道里遙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

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
 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降慮侯書。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傅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乏。南郡尤
 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
 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與無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
 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
 聽者心說。而誠服矣。或者夸大其辭。侈耀其事。假
 於符籙。託於恠神。欲以聾厭群衆。而不知虛誕之
 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是誠也。可
 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乎禽魚。夷狄雖異類。
 亦人也。孰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為言。真實無
 妄之謂也。真則無偽。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

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爲側室子。而又言高后自臨事。諸呂爲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併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使人心悅而誠服。況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聞之。寧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區區夷落。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繪以奉之。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臣按。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言宋

三表五餌
亦必有說
此後人揣
摩填註語

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虜人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說則昔人謂誼為迂。誼豈迂者哉。蓋用兵則利在臣下。不用兵而和則利歸虜主。虜人嗜利。此所以樂從也。宋富弼說契丹以歲幣亦是此意。雖然金帛出於民。國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以賂虜。金帛有時而竭。虜人貪饕心無已時。一旦無以應其求。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真可鑒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必思為可繼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臣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興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而曲在我。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

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
況人生脩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
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為久長也
如此復之非獨善為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
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
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
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為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不以義

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
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
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臣按天地間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有
彼決無滅絕其類之理況其族屬非一類此一
類衰矣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
狄也惟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災此
中國之仁義所以為可貴而異於夷狄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
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

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爲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

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未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臣按孔子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為賢。此非但可施於待人處事。雖中國之待夷虜。亦莫不然。班彪之處非匈奴。蓋有得於先覺之道者矣。其所立藁草。委曲明盡。可為後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

漢以千金為多

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

愛子爲質
是僞語

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

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親謂其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

爭者矣。然則無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徒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之人尚鑒之哉。

魏毋丘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臣按。曹操謂羌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此誠練達事體。通曉夷情之語也。蓋中

國之與夷狄。氣類不同。疆域殊隔。無事時政。不必屑屑相與通往來也。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以通使。必不得已。須擇其人。不得其人。寧受其責。而不輕啟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難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於大體。惟顧目前理之可行與否。事之可繼與否。皆不暇計。往往順適敵情。以為身利。假上昔以許予。教虜人以請求。啟其所未知。逢其所欲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啟釁端。開邊隙者。皆此輩為之也。然其中

固有怵於利害。苟道一時者。而亦有反假虜勢。以為身榮利。如范陵者。曹公為此言。自謂其經事多。豈不信哉。萬一國家不得已。與外國通使。須審擇其人。必知義理。有氣節。通古今。識事體者。然後遣之。不可專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專任邊吏。而必主之廷臣。不可專信內附之虜。而必仗之中夏之人。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

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為相。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臯欲經略

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寬，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封疆之責
宜更商之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州，以利

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狗利而忘義，人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

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若借以報復更可恨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

大學後義補 卷一百一十五
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
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
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
公義何。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劔
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
于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
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
主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
其屈禮之之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

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
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
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
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
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
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
當以此言為權度。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臣按。昔人謂戰守和。
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一
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
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盡吾所以治
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
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
爲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
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爲
唐太宗。欲守則爲漢光武。欲和則爲漢文
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
二。以廢兵爲戰。以畫地爲守。以解弛爲和。
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

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
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夷狄之道。不出
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
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
軼。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已。審時勢。或與之
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
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疆
而屈之。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
一於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於
守。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

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隨其機。應其變。可
以戰。可以無戰。可以下和。可以無和。其運用
在吾之下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
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七 終

六十八雜